孟子正義

通儒揚州焦君傳

阮元撰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葱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二補廩膳生次年丁父暨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閱月未嘗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與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

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哀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

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而讀書著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瘧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廷琥廪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

閲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

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
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
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
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
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
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
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
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
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
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

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
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
釋旣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
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
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其四十卷君易學旣成數
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
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
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
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
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

蹤跡甚顯蔟黍樽酒假借有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饔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益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尚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

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煩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

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二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

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尙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緐複無次戴庶常勾股割圜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

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兆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一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縣李君尙之歙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

鏡二書急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敘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廷琥曰李欒城之學余旣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圜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涬黯黮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廷琥廷

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晝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䕃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故宅君買脩之扁曰北湖

者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郎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廷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畢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愍孝論一篇皆有補於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

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
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
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
年卽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
生皆推敬之䀙熙齋先生見君易學敘之以爲發千古未
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
吞三畫舊通靈子廷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
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於元矣今君雖殂
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

且名之爲通儒諗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孟子正義目錄

孟子正義卷一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

孟子題辭疏

正義曰音義云張鎰云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閩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考文所謂孟子題辭注疏本或無之者是也

趙氏

正義曰校勘記云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疏本無之蓋失其舊按後漢書本傳云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

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

等所執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大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臣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

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劉攽兩漢刋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刋誤明國子監本遂刋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

疏正義曰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襄公十年左傳舞師題以某旌夏注云題識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稱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本末所以著書之指義以表其文辭猶徽識題號之在旌常故謂之題辭也

孟姓

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疏】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故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疏】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幷又言邾爲楚所幷非魯也今鄒縣是也【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騶人也騶與鄒通騶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

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與疑皆傳會史鶚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魯國騶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為鄒國語孟子作鄒三者鄒為正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騶如韓勅碑陰騶韋仲卿足證鄒語曰曹姓鄒莒皆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為附庸居邾前志曰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文鄶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項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

六書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人春秋不復見惟晏子截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爲不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其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俠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繹今兗州鄒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會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爲騶徐鉉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鄒穆公爲魯穆公耳按鄒即邾邾不關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邾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

此自本漢書地理志趙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邾為仇哀公時無歲不與為難二年取鄰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啟陽六年城邾瑕七年入邾處其公宮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趙氏言邾為魯并或指此然吳齊救之邾子益得歸則邾未滅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於邾是國近魯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疏

正義曰魯桓公生同為莊公次慶父為仲孫氏次叔牙為叔孫氏次季友為季孫氏是為三桓仲孫氏即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即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即孟獻子獻子生仲孫速即孟莊子莊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孫貜即孟僖子僖子生仲孫何忌即孟懿子懿子生孺子洩即孟武伯武伯生仲孫捷即孟敬子入春秋後其獻子次子懿伯生仲孫羯杜預世族譜以懿伯即子服仲叔它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為子服景伯別為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

夫固嘗爲孟子所稱炙莊子之孝公綽之不欲之反之不伐爲孔子所稱僖子懿子武伯皆知欲敬孔子敬子則受敬於曾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後宜有達人孟子既以孟爲氏宜爲孟孫之後但世系不可詳故趙氏以或曰疑之耳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騶本邾國引劉薈騶山記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云繹山連屬地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冢焉此葬鄒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丑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

廟成其序地域墓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于容思云馬鞍之南孟衍泰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子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爲昌平爲防風又三十里盍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篇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至哀公皆衰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

疏正義曰淑善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

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没耳非必幼孤也陳鎬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子載孟母斷機事云績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而觀此言則非發恤可知後人始因孟父無聞妄爲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襁褓間事且去喪父母五六十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鬲邪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疏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受業

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繆公會尊禮子思然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子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

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
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
于其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
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
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
孟子之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
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
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
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
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
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爲受業子思一以爲受
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
過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通六藝史記滑稽傳
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
六經爲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爲通五經七篇中言
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故以爲九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
亂臣賊子懼爲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指至於道性善
稱堯舜則於通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詩書云乎哉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縱張儀爲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宥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楊倞注云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文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即陵遲也史記張釋之傳曰秦陵遲而至於

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弛替也隤說文𠂤部作隓云敗城𠂤曰隓篆文作隳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壞釋文云墮本作隳隳俗字也

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

疏正義曰論語爲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爲異端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已也而擊之彼亦以爲異已也而擊之未有不成其害者楊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爲異端孟子之學通變神化以時爲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識持一家之說說之爲害也苟不能爲通人以包容乎百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已者爲異端則闢異端者即身爲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莊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使放悖悖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適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據也楊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

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

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疏】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湮沒也小爾雅廣詁云沒滅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蔽湫底注云底滯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爾雅釋詁文止而不行故爲滯滯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爲法而習之也周流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甘泉賦云據軨軒而周流兮李善注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風俗通窮通篇云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籙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

爲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疏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憲言猶法言也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疏正義曰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太史公自叙亦云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七篇爲孟子所自作故趙氏前旣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此又云自撰法度之言閻氏若

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爲孟子自作至韓昌黎故亂其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云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趙氏注云弟子五人萬章公孫丑樂正子陳臻公都子充虞徐辟高子咸邱蒙陳代彭更屋廬子桃應季孫子叔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呂氏春秋樂成篇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高誘注云難說也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則答之也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魏鄒滕諸君所言景子莊暴淳于髡周霄景春宋牼宋勾踐夷之陳相貉稽戴盈之戴不勝儲子沈同陳賈慎子王驩等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

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疏 正義曰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

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萬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爲二百五十九章今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則共爲二百五十八章校此題辭所云少三章崇文總目謂陸善經刪去趙岐章指邵武士人作疏依用陸本章指既刪章數遂不可定戴氏震得朱氏文游校本二云一爲虞山毛扆手校何屺瞻云毛斧季從眞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輿章有章指餘並缺一爲何仲子手校末記云文注用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各有詳略得以互訂外有章邱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並得趙岐孟子篇叙於是臺卿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然則今孔氏所刻章指亦拾掇於殘缺之餘焉保無分合之譌然欲傳會於二百六十一之數而強分以足之則亦非後學所敢矣陳士元孟子雜記云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

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周氏廣業孟子異本考云趙注孟子三年乃成謂可縮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疏於布算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於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賸字得毋有後人所羼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別詳見篇敘正義中

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

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疏正義曰命世卽名世也詳見公孫丑下篇亞次也命世亞聖卽所謂名世次聖也包羅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所以名世之實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疏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

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疏】正義曰擬聖即所謂述仲尼之意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疏】正義曰何晏論語敘云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漢書藝文志有論語家列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錧鎋丁云上音管方言作輨車釭也下音點車轄也按錧與鎋當作輨轄說文車部云輨轂耑錔也轄鍵也轄與舝通舛部云舝車軸耑鍵也戴氏震考工記釋車云轂空壺中所以受軸以金裹轂中謂之釭轂端沓謂之輨以鐵爲管約轂外兩端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舝亦作轄行車者脂釭中以利轉又設舝以制轂邶風載脂載舝小雅間關車之舝兮淮南子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舝蓋車之轉運在軸轂而輨

如環約於轂輨如笄約於軸非此則軸與轂不可以運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爲五經之輨轄也說文尸部云㬋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爾雅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爲袷也注引聲類曰袷衣交領也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注云袷交領也袷屬於襟即與襟同體襟交則袷交故袷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衽也戰國齊策輒以頸血濺足下之袷注云袷交衽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不交則袷無不交矣小兒擁咽領則卽服虔廣川王傳注云頸下施袷領正方直者也詁訓諸書多以襟言領亦以領統於襟遂名曰襟玉篇云袷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然則衿爲交領交衽之通名此與喉並言則正以爲領人之一身內則轄之以喉外則鍵之以領謂論語爲六藝之總領也

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疏正義曰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像之言似也謂以孔子爲法則而似續其道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

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

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

若此者衆【疏】正義曰衛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鬲云丁音隔蓋譖毀之使情隔耳又音歷按鬲為鼎屬其音歷此鬲自當讀如隔說文自部云隔障也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蔽茲謂之隔是也按以孟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云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見宋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

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

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疏】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窮通篇云

作書中外十一篇是七篇爲中餘四篇爲外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孫奕履齋示兒篇云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予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翟氏灝考異云趙氏不爲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者悉以章句爲本外書悉以廢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詳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爲按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隋書經籍志錄有梁綦毋遂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綦毋氏多出二卷豈所謂四篇者在梁時嘗得其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邪但綦毋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於唐世而其有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質言且外書之篇目自宜以性善爲一辯文爲一說孝經爲一劉氏以所見之性善辯遂以辯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綴辯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辯又屬後人依放而作非外書本眞也

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內書言春秋者比迹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捃摭其文至若列女傳擁楹之歎韓詩外傳輟織殺豚及不敢去婦二條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屑不足述明季姚士粦等所傳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熙時子注友人吳騫板行丁杰爲之條駁甚詳顯屬僞托概無取焉按熙時子相傳以爲劉貢父此書前有馬廷鸞敘夫外書四篇趙氏斥爲依托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喻所藏已難信據況此又膺之尤者乎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是則然矣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

疏 正義曰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使御

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漢書藝文志云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云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是時之所最忌者學古道古之士所坑者皆誦法孔子長子扶蘇之言可證不知孟子何得與周易同不焚逢行珪注鬻子叙云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焚與焚燒編帙由此殘缺此亦以諸子不焚也翟氏灝考異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爲獻王所得似亦遭秦而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疏

正義曰王應麟五經通義說云纖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翟氏灝考異云孟子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謂之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

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越絕書序外傳記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夭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可爲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按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今王制篇中制祿爵關市等文多取諸孟子則孝文時立孟子博士審矣

記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疏正義曰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顧命史臣著爲通義注云即白虎通義是觀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論說諸經得引以爲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注禮箋詩許慎作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漢紀如鄒陽引不念怨不宿怨終軍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褒引離婁公輸貢禹引民飢馬肥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民之飢渴易爲飲食李淑引緣木求魚鄧惲言強其君所不能爲忠量君所不能爲賊馮衍言臧倉言泰山北海班彪引檮杌春秋崔駰言登牆摟處申屠蟠言處士橫議王暢言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傅燮言浩然之氣亦當時引以明事之證

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

疏正義曰方言云摭取也陳宋之

閻曰摭說文手部云拓拾也陳宋語或从庶拾取而說之謂未能通其全書悉其指趣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說之既不能貫通其義自然乖異矣

孟子以來五百餘歲傳之者亦已衆多

疏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卒當是赧王之世萬氏斯同羣書疑辨云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考也孟子世譜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其言似可信今姑以萬氏此言推之赧王立五十九年則歷三十四年至乙巳而卒又八年壬子周亡爲秦莊襄王元年三年卒始皇立三十七年卒二世立三年秦亡又五年天下爲漢漢高帝至平帝十二主共二百十年新莽十八年更始立三年光武中興至獻帝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自孟子沒至漢末五百十三年趙氏卒於建安六年而出亡著書則尚在延熹時自周赧王二十六年至漢桓帝延熹間僅四百五十年耳此云五百餘歲蓋趙

氏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其生卒之年必前於烈王四年赧王二十六年也故趙氏注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必推自太王文王以來然則孟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葢謂孔子沒後至孟子著書之年非謂孔子沒之年至孟子生之年也趙氏言孟子以來五百餘載謂孟子沒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謂孟子沒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徵引孟子者如荀卿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何休等皆所謂摭取而說之漢文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至東觀漢紀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則不能傳之讀之與否不可知劉陶復孟軻其所以復者不傳惟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建初爲章帝年號則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專爲孟子之學者自此始著乃其章句不傳莫可考究高誘呂氏春秋叙自言正孟子章句誘涿郡人從盧植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所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存惟孟子章句亡誘於建安十年始舉孝廉趙氏卒於建安六年

年己九十餘是誘爲趙氏後輩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注七卷漢劉熙孟子注七卷鄭康成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隋志所載未知所據熙嘗撰釋名畢氏沅釋名疏證敘云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又大戴禮記十三卷下注云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後漢無安南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則安南或南安之誤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宋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不知何本三國吳志韋昭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程秉傳言秉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又薛綜傳言綜避地交州從劉熙學交州孫吳之地也按程秉逮事鄭康成避亂交州與熙考論遂博通五經其後士燮乃命爲長史然則程秉薛綜與劉熙在交州乃士燮爲交趾太守時燮附孫權在建安十五年時秉綜俱已爲權所得是其師事劉熙時仍遠在建安十五年以前秉爲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太子登親迎秉進說病卒官登以赤烏四年卒秉當卒於登前自建安十五年至此止二十餘年蓋秉已老矣而薛綜卒於赤烏六年距建安十五年亦止三十

二年其師事熙蓋少時當在獻帝初年則是時交州仍爲漢地劉熙爲漢人無疑士燮附孫權時熙蓋已前没何也乘綜權尙以其名儒而禮徵之況所師事者乎或謂熙及魏受禪後非也其相傳爲安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誤非南安之誤也劉熙高誘皆與趙氏先後同時劉熙注見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注所引今散著各經文之下高誘章句無引之者而所注諸書多及孟子倘可考見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主無不惡暴刼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注云日致爲暴刼之政也孟子曰惡溼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論太篇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云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本味篇已成而天子成注云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爲天子孟子曰得乎邱民爲天子愼人篇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注云虢當爲虞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虢誤矣去私篇堯有子十人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胄子不在數中當染篇湯染於伊尹仲虺注云孟子曰王者師臣也盡數篇故凡養生莫若知

本知知本則疾無由至矣注云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論人篇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注云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用衆篇令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注云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懷寵篇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注云所誅國之民睎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也孟子曰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爲後予此之謂也驕恣篇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注云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釁鍾之牛者也開春篇魏惠王死葬有日矣注云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壹行篇彊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注云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自知篇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注云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

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樂成篇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注云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又中主以之哅哅也止善賢主以之哅哅也立功注云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審應篇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注云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不屈篇齊威王幾弗受注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又匡章謂惠王於魏王之前注云匡章孟子弟子淮南子俶眞訓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注云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眞雖拔骭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又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注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修務訓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注云言則雖有美

姿入惡聞其臭故婢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主術訓故握劒鋒以離北宮子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齊俗訓豈必鄒魯之禮注云鄒孟軻邑說山訓此全其天器者注云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氾論訓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云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又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注云全性葆眞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叙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又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注云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又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注云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

亡形也又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注云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又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汙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注云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戰國策齊策威王薨宣王立注云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釁鐘之牛者也又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注云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又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注云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秦策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曰姚賈對曰云云注云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其訓詁有與孟子可參考者亦藉以窺見其概故正義引高氏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為多

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

疏 正義曰趙氏為京兆長陵人長陵前漢屬馮翊後漢屬京兆京兆為西漢所都故云西京張衡有西京賦說文寸部云尋繹理也文選東都賦漢祚中缺注引國語賈注云祚位也史記趙世

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潛夫論志氏姓云皋陶事舜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爲夏帝大戊御及費仲生惡來季勝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爲氏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爲趙靈王趙世之先爲列卿諸侯王溯其始原出帝顓頊故尋繹其丕祚有自來也少蒙

義方訓涉典文〔疏〕正義曰傳稱生於御史臺李賢注云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其祖父之名不詳傳有從兄襲從子戩注引決錄注云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又云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王允傳允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莫敢收允尸者惟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强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

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戢手曰恨相見晚
卒相國鍾繇長史此郎與岐同避難者也從兄襲三
國志閻溫傳云引魏略孫賓碩傳作趙息息襲肯同
息即襲也云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不修於京兆
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阿廊下曰虎牙儀如屬
城何故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
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刺外爲市買息又敕曰左悄子
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
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敕門言無常見
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
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
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
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唐衡爲詔徵仲
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
及仲臺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
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名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
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趙氏兄
弟族屬可考者附錄於此

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遣
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

瘵何勤如焉疏正義曰謂延熹元年迯難四方事也趙氏年九十餘卒於建安六年辛已上溯延熹元年戊戌四十四年是年五十然則趙氏年九十四卒也蓋生於安帝永初二年遘遇也離麗也屯蹇皆謂難也列子湯問篇八紘九野之水張湛注云八紘八極也淮南子地形訓云八殯之外而有八紘高誘注云紘維也經營八紘之內即所謂江淮海岱靡所不歷也傳云數年乃出此云十有餘年或連靈帝時禁錮言與音義云勦子小切絕也按說文刀部云剿絕也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力部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天用剿絕其命今在尚書甘誓作勦曹憲博雅音云勦從刀而勦從力此云心勦乃從力勦之勤當訓勞謂心勞也音義訓絕則是從刀之剿為剿字矣心不可言絕也失之矣爾雅釋詁云瘵病也詩大雅瞻卬篇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箋云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勦瘵義皆為勞故以勤字總承之

嘗息肩弛擔於海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疏正義曰謂安邱孫嵩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安邱其地在濟岱之間息肩

弛擔謂藏復壁中　矜我劬瘁眖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

疏正義曰眖說文作眷云顧也詩曰乃眷西顧人經困瘁則毛髮易白故趙氏五十而皓首也訪論稽古謂孫嵩與之論學也後漢書鄭康成傳云及蔡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三國志注引邴原別傳云欲遠遊學詣安邱孫崧崧即嵩嵩在當時與鄭邴等交則亦讀書稽古之士也　余困

各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

疏正義曰說文辵部云遴行難也易曰以往遴今易作吝則吝之義爲難行說文水部云漂浮也易雜卦傳云既濟定也毛詩邶風載馳篇不能旋濟傳云濟止也止與定義同集猶聚也精神遐遠而漂浮故無所定止而斂聚也　聊欲係志於

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

疏正義曰音義云張云亂治也思去聲按思謂憂思也著書明道則可治其憂思說文辵部云遺亡也亡即忘禮記鄉飲酒義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云遺猶脫也忘也遺老謂忘其老論語述而篇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惟六籍之

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詳矣疏正義曰備見漢書儒林傳藝文志後漢書儒林傳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疏正義曰禮記月令其器圜以閎注云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閎與宏通考工記梓人其聲大而宏注云宏讀如紘緪之紘謂聲音大也閎宏通借字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引李奇云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妙與眇同揚雄傳閎意眇旨儒林張山拊傳嚴然總五經之眇論注皆云眇讀曰妙方言云眇小也蓋言其大閎之而且遠言其小微而且妙禮記玉藻緼爲袍注云緼今之纊及故絮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緼在袍之裏奧在室之內故不易見條理見萬章下篇說文木部云條小枝也自根發而爲幹自幹分而爲枝枝又分而爲條故條之義爲分分則暢達故義又爲暢爲達韓非子解老云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荀子儒效篇云井井乎其有理也楊倞注云有條理也廣雅釋言云科條也又云科品也蓋當時著書之法各有科等孟子之意指旣緼奧難見則

宜條分縷析使之井井著明故宜在條理之科如下所云是也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疏】正義曰趙氏自述少蒙義方則所學授諸祖父別無師傳子孫述祖父往往諱其名字入而轉致無問此其𢡟也本傳注引三輔決錄注云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問趙處士所在岐厲節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與其友書曰馬季常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襒其門也岐會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然則岐雖鄙融之爲人而義有不通亦往請問則其虛心取善可知雖無常師而非不知而作者矣故聲音訓詁之學不殊馬鄭證以經傳注中所引是也毛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東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按趙氏用馬融之例故具載本文然漢世說經諸家各有體例

如董仲舒之春秋繁露韓嬰之詩外傳京房之易傳
自抒所見不依章句依生書傳雖分篇附著矣而不
必順文理解然其書殘缺不覩其全毛詩傳全在矣
訓釋簡嚴言不盡意鄭氏箋之則其後世疏義之濫觴
矣鄭於三禮詳說之矣乃周禮本杜子春鄭司農而
討論則又後人集解之先聲也何休公羊學專以明
例故文辭廣博不必爲本句而發蓋經各有義注各
有體趙氏於孟子旣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發明之
所謂章句也章有其指則總括於每章之末是爲章
指也疊詁訓於語句之中繪本義於錯綜之內於當
時諸家實爲精密而條暢文多故分七篇爲十四爲
上下而不以十四爲次弟者不敢紊七篇之舊目也

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 疏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孟盤子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邱年少好禮其達者與莊子齊物論云惟達者知通爲一 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 疏 正義曰廣雅釋言云新初也新學即初學也毛詩周南關雎篇寤寐求之傳云寤覺也說文心部云悟覺也寤與悟通 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

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疏】正義曰趙氏後爲孟子注者梁七錄有綦毋邃孟子注九卷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綦毋複姓左傳有晉大夫綦毋張見廣韻毋字注戰國有綦毋子見劉向別錄後漢有東莞綦毋君見謝承書劉表在荆州時有儒士綦毋闓遂世次行事無考隋志載其列女傳七卷在皇甫謐後又云二京賦二卷李軌綦毋邃撰遂又注三都賦三卷撰誡林三卷並梁有今亡宋裴駰注史記嘗兩引其說知爲晉人正義不考但云在梁時又有綦毋邃注九卷疏也唐志作綦毋邃注孟子七卷又陸善經注孟子七卷張鎰孟子音義三卷崇文總目云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舊唐書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也大歷五年除濠州刺史爲政清靜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鎰出鳳翔三十里爲候騎所得楚琳殺之

贈太子太傅新唐書鎰傳在第七十七言其字季權
一字公度宋史藝文志張鎰孟子音義三卷丁公著
孟子手音一卷張鎰蓋鎰之譌手音不載唐志唐書
列傳八十九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載喪母甫
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
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勅就學舉明經高第校集
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家稅
力癯憊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薛苹表上至行詔刺
史弔問賜粟帛旌闕其問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
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政擢為右補闕還直
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
宗立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辭疾求外
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為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禮
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
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捐久之入為太常卿太和中
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按作
孟子手音者蓋即其人宋孫奭孟子音義叙云自陸
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張氏
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與尚
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

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集成音義二卷宋史儒林傳云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驚服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賜五品服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會召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不得請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常撥五經切於治道

者爲經典徵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尙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此皆生趙氏後治趙氏學者也陸善經刪削實爲趙氏之蠹若孫氏其有裨於趙氏矣

孟子正義卷一終

姪廷琮弼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一

疏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山井鼎考文詳說古本足利篇題古本首行孟子卷第一次行梁惠王章句上三行低二格趙氏注下夾注梁惠王者魏惠王也云云四行孟子見梁惠王足利本前二行同古本第三行低一格夾注梁惠王云云第四行低三格後漢太常趙岐邠卿注五行孟子見梁惠王與今孔氏韓氏新刻本不同按今孔氏刻本首行以梁惠王章句上六字項格而此行之下繫之以孟子卷第一五字次行趙氏注今依古本提孟子卷第一在前

趙氏注

疏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閩監毛三本並作漢趙氏注足利本作後漢趙岐邠卿注與各本皆不合非也廖瑩中經注本作趙岐亦非毛詩正義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爲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爲一例也 疏 梁惠王章句上

○正義曰文心雕龍云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道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漢書藝文志易章句有施孟梁邱各二篇書有歐陽

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漢書張禹傳禹爲論語章句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趙氏以章句命名其來尚矣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意林云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廣按臺卿京兆人而稱蜀郡者蓋因避難改籍也章句曰指事者謂斷章而揭其大指離句而證以實事也意林錄自梁庾仲容子抄當是庾所見舊本標題如此或云史記稱莊周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指事之名本此案指事爲六書之、許慎說文敘云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趙意蓋兼取顯著之義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著書百餘篇又作孟子章句高誘呂氏春秋序云誘正孟子章句程高生趙氏先後均有章句而今不傳孔氏繼涵韓氏岱雲所刻趙氏章句本無凡七章三字然則此三字非趙氏之舊山井鼎考文古本亦無此三字孫氏音義有之○注梁惠至王也○正義曰史記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治於魏生悼

子從治霍生魏絳從治安邑卒謚爲昭子生魏嬴生魏獻子爲國政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生魏侈侈之孫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六國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始列爲諸侯安王二年太子罃生二十六年魏韓趙滅晉烈王元年爲魏惠王元年距始列爲侯凡三十四年距分晉僅六年詩魏譜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是之魏爲國名也周書謚法解云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仁義所在曰王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是惠爲謚王爲號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序惠列國稱王之年多外出詳考之則魏最先齊次之秦又次之然惟齊大書於田完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魏秦或晦或顯二國亦不公言之蓋以魏先强後弱秦先弱後强其王號皆數稱而後

定也何以明之魏世家稱王始惠王其後乃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追尊固無是理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爲戰具守備衛鞅曰魏氏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多乃見魏王曰大王有伐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悅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居之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衆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是魏之僭號早在商鞅用事秦孝公之日故杜平之會儼然稱王也顯王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君立王其後諸侯皆稱王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云惠文君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夫周紀之不先齊魏以秦之王爲代周之漸特以首惡歸之獨計賀及致胙之日去致伯未遠何遽改稱王而秦紀上兩稱惠文君之下日忽書曰王冠殊不可解及觀始皇紀後

序秦世系云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
且王然後知秦應讖稱王卽在受天子賀之年也是
時魏已浸弱方改元與民更始聞秦稱王欲厚結以
爲援旣與議婚復遠涉齊境藉其威力以脅諸侯名
爲自王實欲王秦史於會徐州相王魏齊世家及年
表備書之蓋其事雖未愜衆心而魏固以名震河山
以東秦亦後然自肆於國中矣秦史特變文曰齊魏
爲王意蓋謂齊魏皆奉之爲王故與天子致胙連書
以爲榮而年表復書魏夫人來以見魏實爲之謀王
蘇秦所謂有西面事秦稱東藩者也特以崛起西陲
又値六國從親兵不敢闚函谷旋自韜晦耳及滅巴
蜀取河西益富厚輕諸侯而王號遂達於周京焉張
儀傳秦惠王十年以儀爲相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爲
王與周紀正合是再稱而後定也魏是杜平之後兵
敗子虜國威日替中間頗示貶損故其爲王一見於
秦孝公之初冉見於徐州之會最後秦紀所云魏君
爲王凡三稱而後定也魏終稱王殆亦張儀所爲儀
魏人而相秦其還魏蒲陽公子繇出質欲魏先事秦
而諸侯效之因使與秦並立爲王史獨書日月者欲
自詡其功耳否則魏王久矣何尚稱君且亦何與於

秦而必詳書之哉七王者魏齊秦韓趙燕楚也說文云僭假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下犯上謂之僭史記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吳太伯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閭王夫差此吳楚之君稱王之事也○注魏惠王至梁王○正義曰魏世家云秦用商君地東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云今浚儀水經注云浚儀縣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故居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戰國策稱魏惠王又稱梁王魏嬰是當時亦號梁王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獨稱梁不一言魏則是時必有因遷都而並改國號之事○注聖人至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稱孟子困於齊梁而揚雄解嘲有云孟子雖連蹇猶為萬乘師蓋以齊宣稱夫子明以教我梁惠言寡人願安承教皆以師道尊之故也孟子言五教而答問居其一故諸侯質疑問禮即是以師道尊之乃論語名篇但舉篇首以為之目其稱衛靈

公以篇首有衛靈公問陳其稱季氏以篇首有季氏將伐顓臾與學而述而等篇同孟子以梁惠王滕文公名篇亦如是耳非謂例衛靈公季氏於子路顔淵例梁惠王滕文公於公孫丑萬章也趙氏所云恐未盡然

孟子見梁惠王注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疏注孟子至見之○正義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六國表云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注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乎疏注曰辭至父也○正義曰說文曰部云曰詞也司部云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云辭訟也從𤔔𤔔猶理辜也𤔔理也曰宜

訓詞此注作辭通借字也方言云傁艾長老也東齊
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傁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
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戴氏震疏證
云傁本作叜說文云老也俗通作叟史記馮唐列傳
云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後又曰父知之
乎廣雅云傁艾長老也翁叜父也史記集解引劉熙
孟子注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注孟子至害
乎○正義曰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騶人也受業子
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此
趙氏所本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於齊梁先後當
以六國年表及魏世家爲據不當以孟子列傳爲據
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也是年特書
曰孟子來若孟子於齊宣七年以前先已游齊年表
何以不書則孟子傳所謂游事齊宣王宣不能用而
後適梁者乃史公駁文非事實也以本書觀之篇首
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云云自此以
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後蹤跡較
然可知不必如通鑑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殺噲
之事然後見孟子先游梁後至齊也江氏永羣經補
義云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愼靚王元年辛丑是年

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蓋魏罃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二說與趙氏異未知孰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惠王所以遷梁故曰亦將有以利吾國謂亦如商君之於秦俾富國强兵也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作將何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注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强兵爲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

疏注孟子至陳之○正義曰孟子謂宋牼云先生之號則不可名猶號也曰利即是以利爲號廣雅釋言云曰言也國語周語云有不祀則脩言韋昭注云言號令也名言義皆爲號故用以解曰利之義惟以利爲號令故大夫士庶人應之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隱公二年左傳以條之役

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又嘉耦曰妃怨耦曰仇曰之爲詞所以標名號故趙氏以名釋曰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注】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云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疏】注征取也○正義曰盡心篇下有布縷之征注云征賦也哀公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賦者斂取其財物也僖公二十七年左傳賦納以言杜預注云賦猶取也荀子富國篇其於貨財取與楊倞注云取謂賦斂是征賦取三字轉注故趙氏訓征爲賦又訓征爲取也○注從王至名也○正義曰從自也自王取於大夫大夫取於士庶人爲上征下士庶人又取利於大夫大夫取利於王爲下征上是交征也云交爭者魏世家云孟子至梁梁惠王曰叟不

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司馬遷每以改易字代解詁上下交取勢則必爭故以爭利解交征趙氏所本也征無爭訓故先以取訓之而後本史記言交爭惟爭而國乃危危國策秦策云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高誘注云危亡也以亡訓危與趙氏此注同監本毛本脫亡字引論語者里仁第四篇文○注又言交爲俱○正義曰前言上下交爭是以交爲交互之交交又訓俱高誘注齊策韋昭注國語皆如此訓趙氏兼存之故云又言謂天子以至庶人俱惟利是取不必上取下下取上此別一義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注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疏注萬乘兵車至侯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

里有稅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論語道千乘之國集解馬氏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乘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足過馬包氏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疑故兩存焉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

知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惟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句共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詆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會著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司馬法今其書不傳久矣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夫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夫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說者曰成之十里所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

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則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於成何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甯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怠於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

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於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國參差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尙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樂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

過于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馬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故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夏制爲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並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此說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尚得以爲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譎非核實之論也謹按說者多以千乘三百一十六里爲長乃孟子說公侯百里則孟子言千乘當自以百里矣錄毛氏王氏兩說以俟識者參之。注夷羿至乘也。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

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杜預注云夷氏也哀公元年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代斟鄩滅夏后相然則羿代夏政不言弒君其滅相者自是澆非羿也書序稱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周書嘗麥云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是太康失國由於五觀惟僞古文尚書言羿距於河某氏傳以爲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趙氏所據未聞

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弒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

臣上下之辭【疏】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正義曰春秋桓公二年左傳文周禮地官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家以號名注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注若齊崔至乘也○正義曰齊崔謂崔杼衛甯謂甯喜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是其事馬氏驌繹史云晉三卿韓魏趙氏起於獻公之世卒分普國夫晉自三郤之亡七族並盛知營范句荀偃韓起欒黶范鮒魏絳趙武襄八年傳稱悼公之八卿也其後欒氏復亡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年傳稱平公之六卿也至於定公而范荀亡晉比四卿矣至於哀公而知伯滅晉又止三卿矣○注上千至之辭○正義曰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上云千乘之家故趙氏說之太史公以吳太伯以下凡諸侯目為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是諸侯以國為家也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則天子之卿大夫其采地同於侯則千乘之家正指畿內之卿如王孫蘇殺毛召而王室亂尹氏召伯立王

子朝而王室亂雖無弑君之迹而爭奪之釁起自王臣矣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注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爲不多矣疏注周制至多矣○正義曰君十卿祿萬章下篇文王制亦云故以爲周制也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賈氏疏云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以是推之人一月三鬴一歲十二月食三十六鬴二百八十八人則每歲食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考工記㮚氏量之以爲鬴注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然則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爲鍾一千零三十六八總其整數是爲千鍾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歲食十萬零三千六百八十鬴爲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鍾總其整數是爲萬鍾云君食萬鍾者指諸侯千乘也云臣食千鍾者指大夫百乘也經文

承上萬乘千乘百乘則萬千百仍指乘言是諸侯於天子萬乘中取其千大夫於諸侯千乘中取其百趙氏以祿言之則君臣實取之數諸侯於千乘中食萬鍾大夫於百乘中食千鍾推之天子於萬乘中食十萬鍾其千乘之家卽於萬乘中食萬鍾食萬鍾者非一家食千鍾於千乘者亦非一家分各定不容更溢故不爲多也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注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簒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疏注苟誠至欲矣○正義曰苟誠論語苟志於仁矣孔注詩采苓苟亦無信毛傳皆如此訓白虎通誅伐篇云簒猶奪也取也說文厶部云逆而奪取曰簒故以簒訓奪國語晉語云屬厭而已韋昭注云厭飽也饜與厭通故以飽訓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注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疏未有至者也○正義曰簒奪則

不止遺其親後其君矣以利爲名其弊至此行仁義則愛其親敬其君不遺不後詎至篡奪乎○注忽後○正義曰論語忽焉在後忽之故後之王亦曰仁義也監本毛本作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而已矣何必曰利注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疏注孟子至其禍○正義曰監本毛本無嗟字音義有之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疏章指言○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顏師古云故者通其指義也又春秋左氏微二篇顏師古云微謂釋其微指今毛詩關雎篇後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是毛公本意然則名故者即分章句之指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間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僞正義出託名孫奭所

撰盡刪章指正文仍剟掠其語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氏原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是刪去章指始於善經邵武士人作疏蓋用善經本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章句者檃栝一章之大指也董生言春秋文多數萬其指數千知文必有指趙氏因舉以爲例又云考文言古本章旨當作章指旨意也易繫其旨遠是也指歸趣也孟子題辭其指是也傳記用意指事指經指等字閒有通借其實非也顏師古漢書注指謂義之所趨如人以手指物也周氏有疏證孟子章指一卷今依用其原文而稍增損之山井鼎考文云古本足利本無章注末有章指孔本韓本注末別行載章指宋本章指下皆有言字考文亦然蓋謂此章大旨所言如此也孔本作章指曰無言字恐非趙氏之舊○治國至始也○正義曰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形勢雖彊要當以仁義爲本魏武帝秋胡行云仁義爲名禮樂爲榮禮記樂記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

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音義云集穆張鎰云當爲輯穆左傳隨武曰卒乘輯穆季武子曰其天下輯睦黃公紹韻會云穆通作睦引此及史記司馬相如傳旼旼睦睦漢書作旼旼穆穆爲證大戴記虞戴德篇云衆則集寡則繆孔氏廣森補注云繆古通以爲穆穆字集繆皆和也孟子章指上下和親君臣集穆昭公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禮樂必本仁義故爲不易之道孟子七篇主明仁義以此立首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注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爲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疏注沼池也○正義曰毛詩傳文○注王好至此乎○正義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

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王君前夾林而後蘭臺强㝩之樂也是惠王好廣苑囿大池沼也毛詩小雅鴻鴈篇傳云大曰鴻小曰鴈說文鳥部云鴻鵠也鴈鵝也隹部云雁鳥也雁鴈字異物異此鴻鴈連文鴈宜是雁古字通也又鹿部云麋鹿屬鹿獸也言雁又言鴻言鹿又言麋以見禽獸衆多餘可例也音義云咤丁丑嫁切誇也玉篇作詫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集解引郭璞云誇也潛夫論浮侈篇云驕侈僭主轉相誇詫又述赦篇云令兇人高會而夸詫後漢書王符傳注云詫誇也咤與詫通咤說文訓叱怒與夸連文故亦爲誇夸亦誇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注 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 疏 注謂脩堯舜之道○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故知孟子之意在脩堯舜之道堯舜通

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化民宜卽文王有靈德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注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 疏 注詩大至之也○正義曰詩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毛傳云神之精明曰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故以名焉趙氏此注與毛鄭同云規度此臺本毛以度訓經也云並來治作之本毛以作訓攻也又以規明度義以治明作義說文夫部云規有法度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注云攻猶治也云不與之相期日限卽不設期日也國語引此詩韋昭注云不課程以時日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者工必計日左傳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量功命日杜預注云命作日數昭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

期注云知事幾時成皆於事前預爲期限文王使民不勞不急於成功故曰不日成之宋本作不與期日限廖本作不與期日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注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疏注言文至使也○正義曰督音義云丁作𤼵阮氏元挍勘記云𤼵疑𤼵之誤古𤼵與督義同音同毛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疾猶急也云子來爲父使卽是子成父事經始勿亟申不日意庶民子來申攻之成之意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注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疏注麀鹿至澤好○正義曰鶴鶴詩作翯翯毛詩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攸所也

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鳥獸肥盛喜樂趙氏解與傳箋有同有異牸鹿毛本作牝鹿牸亦牝也攸伏箋以所遊伏解之遊指下濯濯伏與遊對則遊言其動伏言其靜耳趙氏云懷任安其所而伏以伏爲懷任者任亦作妊孕也伏古與包通伏羲氏一作包羲氏伏包皆訓藏說文包部云包象人裹妊也己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夏小正雞孚粥傳云嫗伏也方言云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禽鳥之伏猶獸畜之懷任故詩言伏趙氏以懷任解之國語楚語引詩韋昭注亦云視牝鹿所伏息愛牸任之類此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也廣雅釋訓云濯濯肥也皬皬白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釋器云皬白也重言之則曰皬皬何晏景福殿賦皠皠白鳥並與皬皬同按從霍從隺從高古多通用釋名云皠蒿也說文手部云搉敲也爾雅釋器云篧謂之罩說文匕部云卓高也易家人嗃嗃釋文云荀作確一切經音義確埤蒼作塙又字書作碻哀公四年左傳釋文引郭璞解詁云郭者皠漢書韓信傳注引李奇云郭音羹皠之皠史記秦始皇紀索隱云鵠古鶴字說文冂部云隺高至也鶴之名鶴

以爲至望及於高故睢爲望亦取義於高鶴亦作鶴
從隺與從隺同詩作翯翯孟子引作鶴鶴其字通也
趙氏云肥飽則濯濯鶴鶴非以濯濯鶴鶴肥飽其
以澤好申之仍用毛傳肥澤之訓因肥而澤因澤而
白也濯濯未訓娛遊蓋以澤中鶴鶴以好申濯濯詩
文王有聲王公伊濯釋文引韓詩云美也美即好也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注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
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疏注文王至鼈也○正義曰毛詩傳云靈沼言靈道行
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
亦言得其所音義云牣丁公著本作仞吳氏玉搢別
雅云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司馬相如傳充仞其中
者不可勝紀仞仞皆與牣通按文選上林賦虛館而勿
仞郭璞注云仞滿也云德及鳥獸魚鼈即
毛傳所謂靈道行於囿靈道行於沼也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
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注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

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疏】注孟子至所爲○正義曰爲治也故以築臺解爲臺以鑿沼解爲沼由毛本作猶猶由通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宋孫氏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爲子義來勸樂爲之正義云眾民以爲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是可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故杜注孔疏據之與孫宣公音義正合蓋經言庶民子來孟子以而民勸樂釋之猶禮記中庸謂子庶民則百姓勸也因歡與勸形相近故經注皆譌爲歡漢書王莽傳上詩之靈臺師古曰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云云當亦本孟子云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據此則靈臺因文德命名說苑脩文篇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小序合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神靈之所爲殆乎託

意鬼神然者然靈之訓善書傳於弔由靈丕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於旅苗氏弗用靈皆云善也詩靈雨箋亦云善蓋猶好雨之謂其兼神言之者如黃帝生而神靈之類則與明同義故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箋云文王化行若神之精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成之速有歸諸冥冥不可得知之意後世始有以靈爲鬼神奇異之稱者又謚法靈若厲之靈不可與文王之神靈相出入也謹按靈訓善此說是也靈德即善德也靈道即善道也則靈臺即善臺靈沼即善沼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此陵墓稱靈臺當以鬼神之義言之文王之靈臺靈沼自以善稱詩云經始靈臺則名自此始故箋云本觀臺而曰靈臺非堯冢靈臺之例也趙氏與毛鄭異○注欲使至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務大篇然後皆得其所樂高誘注云樂願也顯猶欲也故以欲解樂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繫辭傳云富有之謂大業有之義爲衆爲富衆富富即多故以多解有樂其有有麋鹿魚鼈即欲其多麋鹿魚鼈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

故能樂也【注】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疏】注偕俱至樂之○正義曰偕俱也毛詩傳文說文人部云俱皆也偕與皆通皆亦同也故又以共同申言之監本毛本作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注】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及女俱往亡之【疏】注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其書今存作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鄭康成本此注湯

書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孟子引此文而申之云民欲與之皆亡則伏鄭之解乖於孟子矣江氏聲尚書古文集注音疏云桀自比於日民即假日以諭桀言是日何時喪乎我將與汝皆亡甚欲桀之亡也予者民自予也及與也汝汝日也假日以諭桀實則汝桀也謹按趙氏以此爲湯諭民之言以予及汝偕亡爲我及汝俱往亡之則我爲湯自我汝謂民乃書文於此下云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語爲重沓矣孟子引詩稱文王之德全在而民勸樂之引書言桀之失德全在民欲與之皆亡若作湯諭民往亡桀之辭無以見桀之失德矣趙氏之旨既殊孟子亦違伏鄭未知所本其訓時爲是爾雅釋詁文日爲乙卯日者禮記檀弓杜蕢飲師曠曰子卯不樂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左傳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注云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是桀以乙卯日亡也害大者音義云害如字張音曷如字則讀傷害之害傷害字無訓大之義蓋曷與盍通說文皿部云盍覆也爾雅釋詁云曷盍也

趙氏讀害爲曷而通其義於覆覆何以有大義覆義與奄同說文大部云奄覆也大有餘也詩皇矣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是奄覆有大義也覆亦通於幠說文巾部云幠覆也爾雅釋詁云幠大也是幠覆有大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日乙卯日上日作時非當作是日乙卯日也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注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疏注何能復獨樂之哉。正義曰始侈而獨樂既民欲與之皆亡則不能獨樂矣章指言不能保守其所樂故云何能復獨樂哉閩監毛三本無復字非也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

守其所樂也【疏】恩及至化興。○正義曰恩及鳥獸使章句言德及鳥獸魚鼈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德至鳥獸是也忻戴者忻與欣同國語周語云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韋昭注云戴奉也晉語史蘇明告大夫曰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韋昭注云欣欣欣戴也又郭偃曰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韋昭注云戴欣戴也音義云大平丁音泰。○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正義曰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湯誓言衆怨趙氏兼言神怒者以文王靈臺靈沼所以稱靈是爲神所佑衆樂則神佑衆怨則神怒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注】王侯自稱孤

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疏**注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又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云謙也於臣亦然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君名孤寡而不可障壅高誘注云孤寡人君之謙稱也。注言寡至百姓。正義曰下言移民移粟皆是利百姓之事故知盡心指欲利百姓。注焉耳者懇至之辭。正義曰焉耳當作焉焉爾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隱公二年公羊傳云託始焉爾何休注云焉爾猶於是也然則此言盡心焉爾者猶云盡心於是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注**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疏**河內至亦然。正義曰凶謂荒年移民之壯者就食於河東移河東之粟以賑河內之老稚也亦然則移河東之壯者於河內而移河內之粟於河東也。注魏舊至內也。正義

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也是魏舊在河東又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魏分晉則河內爲魏得故云後爲强國兼得河內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於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注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是也然則梁之地自河西透迤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蘇秦曰魏地方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耳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注】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疏】注用心憂民○正義曰用心卽盡心憂民卽欲利百姓、鄰

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注】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疏】注王自至何也○正義曰加多是增多則加少是增少鄰國之民歸附於我則鄰之民少而益增其少我之民多而益增其多矣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注】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疏】注喻解王意○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喻曉也漢書翼奉上封事云何聞而不論顏師古云論謂曉解之論與喻通

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注】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疏】注塡鼓至金退○正義曰說文

土部云塡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塡塡然楊倞注云塡塡然滿足之貌聲之滿足爲塡塡猶貌之滿足爲塡塡僖公十六年公羊傳云實石記聞聞其磌然塡然亦磌磌然也楚辭九歌云靁塡塡兮雨冥冥鼓聲之滿盛猶雷聲也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預注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亦本荀子也此兵刃交接之時鼓聲督戰故塡塡充塞而盛也李文仲字鑑云鼓說文從壴從支持之支五經文字云作鼔非鼓說文擊鼓也孟子塡然鼓之從攴從壴攴音撲○注今有至者不○正義曰旣卽己也接卽交也趙氏以己交解旣接曳扸也棄甲扸兵是奔敗也故云其負者閩監毛三本作足以笑曰百步者否音義出者不是舊作不不否字通也

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注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疏注不足至步耳○正義曰不足以相笑解不可是人解是字指五十步而止之人云直爭不百步者謂爭衡其輕重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直猶特也

但也直特古同聲史記叔孫通傳云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注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猶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疏注孟子曰○正義曰趙氏凡於經文但稱曰字必實指何人曰如前云王曰此云孟子曰推之稱樂正子曰丑曰薛君曰大夫曰賈曰相曰周霄曰彭更曰不勝曰匡章曰髡曰克曰萬章曰告子曰公都子曰徑曰白圭曰高子曰皆然惟云某某以爲某某以者原其意指與云某某曰者爲異又有云某某言某某問亦猶某某曰也○注王雖至者乎○正義曰閩監毛三本穀作粟無以字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注從此以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

食【疏】注爲王陳王道也○正義曰胡氏煦篝燈約旨云春秋時五霸迭興臣強君弱漸有驕制同僭決裂臣道渺視周君之意是君權將替而臣道已亢故孔子作春秋寓意於尊周所以維持臣道也孟子時七國雄據其地強悍自用君道亦已不振而草菅人命各圖併吞故孟子遊齊梁說以王道所以維持君道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注使民得三時務農○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趙氏云三時者春秋非公三十一年秋築臺于秦穀梁傳云不正罷民三時桓公六年左傳云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杜預注云三時春夏秋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注】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疏】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豳風九罭之魚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釋文云緵又作總小雅魚麗于罶毛傳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釋文云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總罟謂罟

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總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按詩召南素絲五總毛傳云總數也陳風越以鬷邁毛傳云鬷數也商頌鬷假無言毛傳云鬷總也鬷緵同聲緵總數三字同趨數即迫促文公十六年左傳云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預注云數不疏不疏是密也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聚束即促速促束即趨數也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周禮言羅襦猶孟子言數罟蜡則作羅襦明非蜡則不用羅襦矣周禮取禽孟子取魚其實是一例韓非子說林云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是纖所以取小魚鹽鐵論散不足篇賢良曰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纖網不入於澤說文糸部云繁生絲縷也蓋以生絲縷作網則其目小繳網即數罟也今俗猶以細瓷者爲絲雜是也○注魚不滿尺不得食○正義曰呂氏春秋具備篇云宓子賤治亶父三年巫馬旗往觀化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高誘注云古者魚不尺不升於組宓子體聖人之化爲畫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淮南子主術訓云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斧斤以時

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注】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疏】注時謂至有餘○正義曰禮記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毛詩小雅魚麗于罶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翟氏灝考異云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魚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荀子王制篇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網罟毒藥不入澤汙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逸周書大聚解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幷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孟荀之言並本如此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注】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

恨【疏】注憾恨也○正義曰論語敘之而無憾孔氏注淮南子本經訓高誘注皆如此訓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注】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疏】

注廬井至畝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於邑趙氏所本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閭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

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也此易曉也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雜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只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畫地制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邱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當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民若有城如費邑郈邑所稱都邑者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可據然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有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廛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氏明有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即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廛與園宅園廛農民所居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廛溷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為邑則必邑中有里居可為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

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韋昭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還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云入保毛氏說未免於率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還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二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云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注云一夫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按許廬義與下廛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廛皆二畝半也趙注尤明里即廛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

曰廛遂人夫一廛先鄭云廛居也後鄭云廛城邑之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廛里者若今云邑居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曰二畝半於廛曰二畝半以錯見互足○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軿馬衣文軿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說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並不得攝盛矣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

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注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疏注七十不食肉不飽○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此云七十不食肉不飽者六十宿肉已非肉不飽矣至七十蓋可知五十可以衣帛或不衣帛尚可煖至七十則非帛不煖矣詩無羊正義引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蓋撮孟子之文如遂人注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古人引經不拘往往增損非孟子經文有作此本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注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疏可以無飢矣○正義曰監本毛本作無饑阮氏元挍勘記云飢餓之

字當作飢饑乃饑饉字此經當以飢爲正按下文黎民不飢不寒毛本正作飢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注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疏○注庠序至之義○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凡有屋皆通稱宮故云教化之宮教化不脩則弛廢謹嚴也振起其廢弛而謹嚴之故云謹脩教化申重爾雅釋詁文○注頒者至路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頭半白班班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曰字岳本廖本韓本者上並有然字孔本作頭半白曰頒斑斑然者也以斑爲班古字假借毛本孔本韓本班作斑非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illegible]須髮半白也此孟子頒白之正字也趙注云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卑

與斑雙聲是以漢地理志卑水縣孟康音斑蓋古鼂讀如斑故亦假大頭之頒藉田賦士女頒斌李注頒斌相雜之貌也其引申之義也禮記王制云道路輕任并重任分斑白不提挈注云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祭義云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注云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負謂負於背戴謂戴於首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云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此戴之謂也提挈以手頒白之老一身俱宜安佚可互見矣毛本作故頒白者不負戴也周氏廣業古注考云宋本作故班白者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疏】然而不王者。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然詞之轉也然而者亦詞之轉也孟子公孫丑篇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也今人用然而二字皆與此同義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梁惠王篇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謂如是而也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義矣○注有率土之民○正義曰詩小雅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之民皆歸附於梁何止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注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疏注言人至斂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贊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應劭云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顏師古云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孰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趙氏之義同於應氏師古不從者食貨志云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

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以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此斂發正用孟子則斂指豐年發指凶歲管子國蓄篇云歲適美則市糶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食貨志贊旣引孟子卽承云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固以孟子與管李之義同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此皆用管子也以明孟子趙氏雖以斂釋檢而義同於應則與管班不合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卽下章庖有肥肉意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不必泥班志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則從漢書之說云發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訖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惠王不修發

斂之制豐歲任其狠戾一遇凶歉食廩空虛不得已爲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爲盡心惑矣閩監毛三本犬彘作狗彘陸宣公奏議云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蓋用注以彘參經文○注塗道至之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遇諸塗集解孔氏云塗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楚辭皆以塗爲道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莩作𠬪注引鄭氏云𠬪音蔈有梅之蔈𠬪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此注與趙同顏師古云𠬪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亦說文𠬪部云𠬪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毛詩傳云摽落也爾雅釋詁云落死也然則餓𠬪猶云餓落楚辭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王逸注云零落皆墜也人生則縱立死則橫墜方其行於道尚能縱立以餓而橫墜於地故云餓莩趙既以餓死者釋莩字又以莩爲零落之名因連餓字乃爲餓死故引詩以明莩字本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摽字正𠬪之假借孟子作莩者𠬪之字訛丁公著云莩有梅韓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用賑救之也廖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賑作振閩監毛三本用作周按振即古之賑字作賑者非

人死則

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注】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疏】注用兵殺人○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詩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也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人爲甲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注】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疏】注皆可致也○正義曰致猶至也故以致明至

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備足然

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疏】導之至矜窮○正義曰國語晉語云禮賓矜窮禮之宗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注】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注】梃杖也【疏】注梃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高誘注云梃杖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本經注並作挺按音義云從木則閩本誤也

曰無以異也【注】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注】孟子欲以政喻王

曰無以異也【注】王復曰政殺人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孟子言人君如此爲率禽獸以食人也獸相

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注】虎狼食禽獸人猶尙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疏】庖有至母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漢王吉傳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此借孟子語疏而爲言乃吉言犬豬所食則是實有獸食人撰趙氏義蓋以人君以人之食養禽獸故禽獸肥不以食養百姓故民之生者有飢色其死者莩於野不異率獸食人非眞使禽獸食人也鹽鐵論園池章云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餧人古文苑揚雄太僕箴云孟子蓋惡夫廐有肥馬而野有餓殍皆同趙義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

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

【疏】注俑偶至送死○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偶桐人也淮南子繆稱訓云魯以偶人而孔子歎高誘注云偶人相人也說文桐人疑是相人之誤相人即象人也禮記檀弓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云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周禮春官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注云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元謂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後鄭不用先鄭以俑與芻人異蓋以芻為人但形似而不能轉動俑則能轉動象生人以其象生人故即名象人冢人之象人即俑之名也孟子言為其象人則所以名象人之故也說文人部云俑痛也足部云踊跳也廣韻引埤蒼云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俑故名之然則俑為踊之假借以其能跳踊斯名為俑

則爲其象人者謂爲其象人之轉動跳踊也春秋僖公十九年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公羊傳云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左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此用生人故春秋惡之象人而用之送葬雖非生人其用之云者猶執鄫子用之之用也○注謂秦至者也○正義曰文子微明篇云魯以俑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終謂至於以生人爲殉也故趙氏引三良殉死事事見詩秦風黃鳥篇文公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是其事也推孟子之意蓋謂木偶但象人耳用之孔子尚歎其無後況眞是人而使之飢而死其爲用無後更當何如趙氏推孔子之意以其始於作俑終至用生人爲殉此孔子歎無後之意非孟子引以況使斯民飢死之意也○注夫惡至愛民○正義曰閩監毛三本無夫字邪作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夫惡山井鼎考文云古本本由有作俑者也下有夫字以夫字屬上讀非也音義出死邪毛本作愛其民也

章指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

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注**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強也**疏**注韓魏至強也○正義曰史記六國表云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終之卒分晉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楚世家云宣王六年三晉益大魏惠王尤強戰國策楚策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策王鍾云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當時稱魏爲晉國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注**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疏**東敗至死焉○正義曰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

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與師使龎涓將而
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
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周氏柯中辨正云齊救趙
敗魏者桂陵之役救韓敗魏者馬陵之役魏世家俱
以為救趙與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為救韓則自相
矛盾矣又國策蘇代說齊閔王篇曰昔魏王擁土千
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
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用衛鞅之謀說魏
王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於衛鞅之言故身
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
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
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此又與前策不同戰國時紀
載之異如此曹氏之升四書摭餘錄云梁惠王曰及
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此經文也然魏世家
云魏伐趙趙告急齊田齊世家云魏伐趙趙與韓親
共擊魏趙不利韓請救於齊孫子列傳云魏與趙攻
韓韓告急於齊史載其辭以經證之孟子曰梁惠王
以上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
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按周顯王十五年魏圍
趙邯鄲十六年邯鄲降齊齊伐魏敗魏桂陵惠王初

立卽與二家不和後遂相仇讎已曩者邯鄲垂拔中北於齊固無時不圖報復至三十年爲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令太子申爲上將軍以伐趙惟其爲趙也故曰復惟其在桂陵之敗之後也故曰大敗將復之此孟子經文之明注也然則魏世家魏伐趙之說不爲無據因趙與韓親共擊魏不利致韓有南梁之難而請救於齊故又曰齊起兵救韓趙以擊魏也列傳謂魏與趙攻韓誤矣閻百詩釋地謂惠王九年已未秦魏戰於少梁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卽名申後死於齊者中相距二十二年必不虜後復歸魏爲太子復令之將龐涓兵余以爲不然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九年與秦戰我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是魏相卽衛公孫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乃奔秦表誤爲太子耳且卽是太子亦是痤不是申趙世家所謂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是也閻說誤○西喪至百里○正義曰魏世家云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齊敗魏軍於馬陵

虜其太子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孝公使
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
遺魏將公子卬書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鞅
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
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割河西
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閻氏若
璩釋地又續云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此距安邑
指東西言又張守節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
地此指南北言其地四至固可按又有上郡襄王七
年癸巳始入秦守節曰今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
並其地又即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
至是而魏河西濱洛之地築長城以界秦者盡失之
矣自屬兩截事○南辱於楚○正義曰周氏柄中辨
正云史記魏世家及楚世家惠王在位三十六年未
嘗與楚搆兵故南辱於楚趙注闕其事惟戰國策載
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雎濊之間乃惠王
時事南辱指此無疑史記楚將昭陽攻魏在梁襄十
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云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
得八邑此襄王時事而說者引之亦據竹書惠王改

元又十六年之說也○願比死者壹洒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比代也洒洗也洒洗古通說文水部云洒滌也音義云洒之丁音洗謂洗雪其恥也死者皆疏謂死不惜命者蓋即長子死之死太子申之死西河之喪睢濊之辱三者俱宜洗雪死重於喪辱舉死者以互見耳謂願代死者專壹洗雪之或謂比讀比方之比蓋將不顧其生願效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以雪其恥也閩監毛三本壹作一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注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疏注謂文王也○正義曰文王以百里公孫丑上篇文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

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疏注易耨至易也。正義曰爾雅釋器云斪劚謂之定廣雅釋器云定謂之耨說文木部云槈薅器也或作鎒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所以芸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耨槈鎒字同芸苗之器名耨因而卽稱芸苗爲耨盡心篇易其田疇注訓易爲治本詩禾易長畝毛傳也此槈爲芸苗若訓易爲治治耨於辭爲不達且上云深耕謂耕之深此云易耨則爲耨之易也禾中有草雜之則須擾矣故芸之使簡易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郎朱虛侯劉章爲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注制作至利兵○正義曰楚辭招魂云晉制犀比王逸注云制作也制作古多連文故以作釋制然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王者以弧矢威天下豈容自損其兵謂使民作梃言近於迂按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制宜讀爲掣謂可使提掣木梃以撻其堅甲利兵若誠自恃施仁造作此梃卽宋公不禽二毛之智矣廣雅撻挃皆訓擊故以挃釋撻禮記文王世子云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說文手部云挃以杖擊也撻人用杖

其義一也省刑罰以下八句趙氏以行此政括之未詳注以其易明也惟省刑罰薄稅斂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有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迫促不得養則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之謂也富而後教民有暇日以養其父母及其兄弟妻子乃可脩其孝弟忠信也民知孝弟忠信則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君上矣此所以可以以梃撻强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注 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爲王敵乎

疏 注彼謂齊秦楚也○正義

曰惠王所問舉齊秦楚三國孟子對僅稱秦楚便文耳其實制梃撻秦楚亦兼撻齊故趙氏申明之○注爲王敵乎○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而爲王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注鄰國暴虐已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梃服强仁與不仁也

孟子正義卷二終

孫授易詩校字